

福建叢書 第一輯之六

福建省文史研究館編

明·晉江
黃克纘撰

數馬集

(一)



福建叢書 第一輯之六

福建省文史研究館編

明·晉江
黃克纘撰

數馬集
(一)

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

原書藏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

福建叢書編委會

主 編：陳 虹

副主編：余險峰 歐孟秋

編 委：鄭壽岩 趙玉林 康振盛

廖宗剛 任仲泉 廖楚強

許仲凱 林 樺

《福建叢書》序言

叢書之名，古已有之，它是匯編各種單獨著作的總稱。我國古籍叢書，浩如烟海。近一個世紀以來，由於科學文化的進步，對系統整理保存古代文獻，日益受到應有的重視。利用各類叢書，研究古代政治、經濟、文化等領域的發展狀況，以達到古為今用的目的，有其歷史的和現實的深遠意義。

福建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。自唐宋以後，福建文化有較大的發展，八閩被稱為「海濱鄒魯」。在漫長的歷史文化長河中，有不少閩事文獻和閩人著述流傳下來，其中不乏具有很高學術價值和研究價值的重要典籍。這些典籍均屬稀有藏本，是一宗非常珍貴的福建文化遺產。

福建文史研究館爲搶救、保存、整理並利用這宗文化遺產，計劃編印《福建叢書》。先就明季以來閩人集部、學術著作以及筆記等典籍，加以選擇整理，分輯出版發行。各輯均包含若干書卷。期在數年之內，按照典籍類次，陸續完成編印任務。冀把有裨於時用的卷帙奉獻於世。

編印《福建叢書》，事鉅且繁。至祈社會各界樂予襄贊，並對叢書的選本、體例、編排、校勘等方面，惠賜寶貴的意見，以期編印工作益臻完善。

黃克纘及其《數馬集》

陳慶元

黃克纘，字紹夫，號鍾梅，福建晉江（今泉州市）人。生於明嘉靖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（公曆已入一五五〇年）^①。卒於崇禎七年（一六三四），按傳統計算方法，享年八十六。

克纘所居在泉州城南門外，「據溪山之勝，清源峙其北，紫帽峙其南，海潮一日再至，山光蒼翠，浮於水面，居民室宇若在蓬萊島中。」^②萬曆四年（一五七六）舉人，八年（一五八〇）成進士，除壽州知州，愛民禮士，不避權要，常詣寮佐曰：「受職自有定分，名節千古不磨。」擢刑部員外郎，萬曆十四、十五年間奉使三晉^③。出為贛州守，歲浸，發倉以賑，全活甚眾。二十二年（一五九四），奉使入蜀協助拔擢武舉^④。二十六年（一五九八），為山東左布政使，二十九年（一六〇一），就遷右副都御史，巡撫其地。克纘為巡撫前後十二年之久，時值山東災害不斷，「河大決者再，霖雨為災者再，大旱，蝗者五」^⑤。克纘或襄助總河勘踏治水，或開倉賑恤，或上疏乞停權稅，請發內帑賑濟，為民請命。日本陷朝鮮，山東輸餉至四十五萬餘，及兵罷，減猶歲徵二十六萬，民不能堪，克纘奏請罷之。稅監宦官孫增、馬堂橫徵暴斂，財產百萬，其爪牙殺人劫財，無惡不作，

克纘請盡沒收以佐河工，加至兵部尚書。四十年（一六二二），詔以故官參贊南京機務，被劾，還家候命。居三年，始履任。四十七年（一六一九），召理京營政，改刑部尚書，預神宗、光宗兩朝顧命。天啟元年（一六二一），加太子太保。尋復以兵部尚書協理政。克纘歷官中外，清強有執。持議與爭「移宮」、「挺擊」、「紅丸」三案者，攻讦紛起。時東林方盛，克纘移疾。詔加太子太傅，乘傳歸。四年（一六二四），魏忠賢盡逐東林，召克纘為工部尚書。值興工建殿，克纘裁魏忠賢紫階石費三十萬，魏又取南轅舊殿廢銅，克纘曰：「留都定鼎之所，誰敢萌不臣之心，還其重器者！」聲色俱厲，魏益怒。克纘遂引疾歸。三殿成，加太子太師，不受。崇禎元年（一五二八）起南京吏部尚書，有劾之者，不就。五年（一六三二），給事中吳執御薦克纘及劉宗周等，帝惡其朋黨。七年（一六三四），卒於家。

五部尚書黃克纘墓，在南安二十三都深坑上壩上，詳道光《晉江縣志》卷六十三，該志卷二十一又載有：「忠猷懋著齒德并茂坊，為萬曆庚辰進士光祿大夫工部尚書黃克纘立。」

子道敬，以父廕歷官戶部員外郎，賞蠲地一百六十餘丈築岸以蓄泄海潮。

子道爵，以父廕積官刑部郎中，嘗劾巡撫熊文燦，弁將趙庭食儒狀，終楚雄知府。著有《麗陽亭詩集》。

二

黃克纘的著作，據乾隆《泉州府志》卷四十三《黃克纘列傳》有：

《數馬集》。

《杞憂疏稿》；

《百氏繩愆》；

《理性集解》；

《春秋輯要》。

道光《晉江縣志》卷七十《典籍志》同。計五種。

黃克纘的著述不止上述五種，據《數馬集》卷二十七《古今疏治黃河全書論》，作者還著有《古今疏治黃河全書》一種。《四庫全書總目》卷七十五列入史部。地理類存目，四卷。云：「是編乃巡撫山東時所作，分黃河考略、治河左祖、三吳水利諸目。所載上起祖乙之圯耿，下終萬曆三十二年蘇莊之決，末系以論，陳當時便宜，其大旨主於順河之性以疏之，而歷陳明代河決，未疏先塞之害。」

據《數馬集》卷十九《刻〈全唐風雅〉序》，作者還有《全唐風雅》一種。明以前選唐詩有數十家，黃克纘惟推高棅《唐詩品集》和李攀龍《唐詩選》。然以為「高之收廣，廣則難精」，李之選嚴，嚴則多弃」。故於高去之十之五，而增人者十一，於李去十之一，而增人者十五。所選以風雅能繼《三百篇》者為準，作者將唐詩分為初、中、晚三朝，大抵「以九十餘年為初，百年為中，九十年為晚」。中唐視初、晚而倍收之。

據《數馬集》卷二十一《〈鑒井吟〉小引》，作者又有《鑒井吟》一種。作者云：「《鑒井吟》者，予離齊道經吳越及家居所作諸詩也。名《鑒井》者，詩之美惡吾自知之，若鑒形於井，其妍醜莫能遁也。」此集作於萬曆四十年（一六一二）被劾，經吳越還家候命三年間。

《數馬集》五十一卷，家刻本。書由克纘子道敬、道爵等六人編次，姪道景、孫兆棠等四人、曾孫捧乾與觀光同較。書前有門生楊景辰序。書成於天啟初，其理由如次：

首先，集中奏疏凡「皇上」「欽命」「君」「聖」「敕」等一律提行，而稱後金（清）兵為「奴」、「夷」、「寇」或「奴夷」。集不可能刻於入清以後。

其次，集中標有作年的作品，最晚的一篇是卷九的《改任辭疏》（萬曆四十七年七月改戍政題）。卷九《遼陽紀事前十首》其三自註：「李永芳與賊通謀，陷撫順，遂臣賊。」李永芳降後金（清），事在萬曆四十六年（一六一八）。《遼陽紀事後十首》其四自註：「馬林，蔚川人。聞麻岩兵敗，即奔回，士馬相蹂踐，身死。」馬林敗沒在萬曆四十七年。依奏疏例，作品編次以時間先後為序，前後《遼陽紀事》殿於詩末，詩最晚的也作於萬曆四十七年。可見《數馬集》的編輯不可能早於此年。

再次，楊景辰序稱克纘為「大司馬黃老師，通籍四十餘載」，「歷南北，掌握兵、刑」。黃克纘兩為兵部尚書，一在萬曆四十年，被劾，家居三年始履任；一在天啟元年（一六二一）冬或稍晚，以兵部尚書協理成政。為刑部尚書則在萬曆四十七年七月，天啟四年，克纘為工部尚書，而序不及工部事，序當作於天啟初。楊景辰，晉江人，萬曆四十一年進士，改庶吉士，授編修，歷官至吏部右侍郎，壯烈帝即位，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，預機務。崇禎元年（一六二八），以依附魏忠賢革職閒住。天啟中後期，景辰依附魏忠賢，三疏頌魏，《明史》列入《閹黨傳》。天啟初，東林方盛，克纘不與其黨，魏忠賢召為工部尚書，如前所述，克纘亦不黨魏閹，并激怒魏，不數月移疾歸。克纘必不允景辰依魏而得勢時為其集作序，其子孫更不能容忍魏被縊死、景辰革職之後再讓他作

序。

《數馬集》系家刻本，因本書涉及遼左抗後金清諸時事，入清後恐難公開流布，更不必說再刻。因此，流傳不廣，連收闕人著述頗為宏富的民國《福建通志·藝文志》也僅將其列入「存目」。筆者所見《數馬集》十六冊，藏於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善本書室，保存基本完好。該集高二十六厘米，寬十六厘米，每半葉九行，行十八字，墨色勻稱。

三

《數馬集》書名得自漢石慶數馬事，《漢書·萬石衛直周張傳》：「慶為太僕，御出，上問車中幾馬，慶以策數馬畢，舉手曰：『六馬。』慶於兄弟最為簡易矣，然猶如此。」石家素亦謹慎著稱，慶亦不例外。楊景辰序云：「斯集何以《數馬》名也？曰：此老師乾惕之心也。乾之九三，位高責重。周公系之辭曰：『君子終日乾乾，夕惕若。』若夫既乾而又乾矣，至於夕猶不忘惕，非過，為兢業也。正以人臣一心出乎乾惕，即人乎無忌憚。」黃克纘因為有乾惕之心，才成為社稷有功之大臣，因為達到「人乎無忌憚」的境界，故能「抗疏陳辭，為國為民」。

集凡五十一卷，其中一至九卷為奏疏，十卷賦、騷，十一至十八卷詩，十九至二十四卷序，二十五卷碑記，二十六卷記，二十七卷論、策、傳、贊、跋、文，二十八至三十卷啟，三十一至四十五卷書，四十六卷行狀，四十七至四十八卷志銘，四十九卷墓志，五十至五十一卷祭文。集中之文多為有用有益之文，集中之詩，多為有因有感之作。

卷七《答朱夢水太史》云：「不佞俗吏也，起家州郡，於民間疾苦頗能知之。」關心民間疾苦，

反映民間疾苦是作者詩文的重要特色。關心、反映民間疾苦，主要集中在治河、賑災、減輕稅賦幾個方面。

黃克纘在山東任職十五年之久，時值黃河多事，據《明史·河渠志》載：萬曆三十一年春，蒙牆決口廣八十餘丈，夏四月，水暴漲，魚、單、豐、沛間。三十二年秋，「河決豐縣，由昭陽湖穿李家港口，出鎮口，上灌南陽，而單縣決口復潰，魚臺、濟寧間平地成湖。」三十五年，決單縣。治河無非浚、塞、開三途。浚，疏浚河道，使流水暢通，盡快排泄；塞，塞住決口，築高堤壩；開，另開水道以分河水。黃克纘有關治河的詩文近百篇，其中書、啟就有七十來篇。如何治河，是浚、是塞，還是開，黃克纘以為：「但求其事之濟否」⑥，要看治河的效果如何，要看給黃河兩岸人民帶來什麼後果。《明史·河渠志》載萬曆三十一年（一六〇三）時為山東巡撫的黃克纘言：「王家口為蒙牆上源，上流既達，則下流不可旁泄，宜塞蒙牆口」，總河不聽，而信淺人之言令放水，反帶來更大的災害。卷三十五《東曹嗣山總河》說，他「不獨憂河，而又憂民」，「勞民以救民，雖勞不怨」。勞民之力而能救民於水患，當然必須動用民間財力，但勞了民而未能達到救民的目的，就使人憂慮了。卷三十三《東莊秦岩大參》述說河工之苦云：「此時聚二十萬衆於曹、單間，足踐冰雪，手淘淤泥，戰慄凍餒，民不聊生。」到了夏天，好多人擠在一間棚屋，中暑氣而死者不知其數。黃克纘認為，弄不好要釀成民變。明制，黃河流域有關巡撫在治河方面必須受總河節制，黃克纘雖盡力配合總河治河，但不少意見則相左，至有工部有「不受其節制」之疏⑦。治河，選派好總河十分關鍵，卷三十四《東三閘下》云：「今推河臣，須得諳練河事，非嘗試妄為者。」并推薦了人選。總之，《數馬集》有關治河的文章很多，研究明代治河，不能不讀是集，是集可補《明史·河渠

志」文獻的不足。

山東水、旱、蝗災接連不斷，黃克纘屢上疏要求停罷權稅常賦之外，又要求中央賑濟災民。黃克纘目睹災民慘狀，「未嘗不痛哭流涕」^⑧。萬曆三十四年（一六〇六），他上《蝗蝻生發乞賜賑恤疏》，三十五年，上《霖雨為災請發內帑賑濟并議改折疏》，三十六年，上《請發臨德倉米以繼饑粥費疏》，三十八年，上《秋災異常乞改折倉糧疏》，三十九年，上《報夏災議改折發倉糧稅銀助賑疏》，等。這些奏疏，都着眼於解民於倒懸，一升一斗，或能使涸鮒苟延。部分奏疏還有非常詳盡的數字，何縣極貧饑民多少萬多少千幾十幾名，官倉現有多少萬多少千幾十幾石穀、庫銀有若干兩，需穀多少石、銀若干兩，一清二楚，一目瞭然。奏疏還提到發放災糧的辦法。萬曆三十八年所作《舉劾散賑有司官員疏》，可視作某次賑災之後的總結，作者向上司舉薦了四十五名在賑災中克勤克守、兢兢業業的州縣官員，同時彈劾了若干失職者，姓名官職俱在，並有事實根據。

《明史》本傳云：「請停礦稅，論劾稅使陳增、馬堂。」神宗派宦官前往各地充稅監，陳、馬就是派往山東的兩個。萬曆三十二年（一六〇四），《乞藉沒稅監停免採權疏》云：「太監陳增、皇上委用以來，大張威焰，廣布網羅，破人家之命，害人之命，傾人之囊橐以殖其私，罪惡貫盈。」其贓私之多，至一二百萬。三十三年，《議將曹州馬場變價以免貽累小民疏》揭露陳增霸占民地七頃二十五畝八分一厘三毫為馬場。同年，《參臨清稅監欺隱稅銀疏》揭露馬堂借皇上之名抽稅，「其輸之內帑者不及三之一」。「抽稅七年，隱匿稅銀有一百三十萬兩，雖戶部太倉之積，不富於此矣。」黃克纘建議盡沒其財，以濟河工，又建議「一切礦稅，盡行報罷。」從《數馬集》中，我們可以

看出，監稅在皇上的縱容下，肆虐到何等猖狂的地步！

自萬曆四十年至四十七年，黃克纘任兵部、刑部尚書，對國家的現狀，前途有更深的憂慮。萬曆二十年（一五九二）後，神宗深居高拱，近臣不得見面，小臣不得聞聲，大興土木，稅使四出，盡括天下財，中涓竄取飽其私囊，百姓鬻妻賣子，九邊士卒枵腹。四十四年冬，隆德殿災，克纘上《火災請修實政疏》，認為這是上天垂戒示警，「欲其省改」，因此希望皇上「深加省咎，痛自克己」。後金清（崛起，遼左告急，四十六年，《萬世治安疏》云：「破我城堡，覆我全師，杀我大將，中外駭顧失色，咸謂破竹之勢，迎刃而解，彼若席捲長驅，則山海以南望風而潰矣。」在這危急關頭，「聖心愛惜帑藏，不肯多發（邊餉）」。克纘尖銳指出：「封疆一失，不可復收，夷兵一至，不可復御。泄泄從事，則寇日逼而禍日深。大內阿堵，徒為大盜積，吝嗇不用，徒為大盜守。」措辭尖銳，直接對神宗進行批評。他的書信，也反復表現這一憂慮。卷四十三《與成生洲奇嵐兵備》云：「主上又不以國事為意，政歸宦豎，邊境缺餉動以數百萬，天下事未知其所終也。」卷四十五《答經略楊滄麟》云：「宋季之禍，恐起於今。」《與李景山總兵》云：「憂不在遼陽，恐天下從此多事矣。」黃克纘的擔憂，不幸變成現實。黃克纘去世的前八年，即天啟七年（一六二七），陝西爆發農民起義，一發而不可收。克纘卒後第十年，即崇禎十七年（一六四四），李自成至京師城下，思宗自縊死，明亡，同年，清兵長驅入關，清世祖在北京即皇帝位。

黃克纘生長於福建沿海，直至三十一歲才外出為宦，萬曆四十年（一六一二）又回鄉家居三年，他對福建的海防、經濟、政治都非常關注。卷二十一《東劉給練》⑥云：「生長海濱，於倭奴之擄掠虔劉，我雖嘗目睹其事，而親受其禍……」據康熙《泉州府志》卷四十三本傳，克纘遇辛酉

（嘉靖四十年（一五六二），一五六）倭亂，與兄同陷於賊，幾死。他在一些與福建有關的文章書信屢言及倭事，以期引起當地官員注意。卷二十五《巡撫福建副都御史袁公生祠碑》云：「余鄉居東南海上，地瘠而狹，外有倭夷伺襲。」便是一例。福建地瘠而狹，應當利用海上交通的便利，發展商貿，卷三十三《東宋四澤中丞》云：「閩地狹人稠，歲所耕獲，不足供半年之食，稍無歲，則米價踊貴，人心驚惶，賴……招徠商賈，南自東粵，北至江南，遞相灌輸，民藉以寧。」官府在沿海設水寨以防倭，但水寨巨軍却常掠殺索括商人：「將官見賊舟則畏避如虎，甚且為其所掠盡……見貨舟則多方攻逐，索其厚利，稍不如意，則以通倭誣之。故近日海上，經過水寨，非費十數金不可。」黃克纘說，這種情形像朱中丞則未必知道。卷三十七《東徐石樓中丞》云：「閩中生齒日繁，衣食日窘，商於海者既被殺戮，喪其資本，耕於山者復遭旱潦，失其俯仰。故連歲之間，人心思亂。」黃克纘警告說，殺戮海商，掠其資本，海濱人民不能不亂。黃克纘的同鄉，同時代人李贊，何喬遠也都主張發展海上商貿，可見，明末生長於泉州的士大夫，無論是思想家、歷史學家，還是政治家，對充分利用海上交通的便利以發展商貿經濟，基本看法還是一致的。

《數馬集》詩有八卷之多，包括使三晉、游楚蜀、撫齊、家居（疑即《鑒井吟》中的作品）、為兵部諸作。部分作品反映人民疾苦，卷十八《讀鄭工部允運賦饑民鬻妻詩偶成》云：「道傍弃置兩心悲，君既腸空妾亦饑。鄉井斷烟何處望，天涯去婦幾人歸。分形豈有懷中鏡，掩體全無嫁日衣。今夜月明回首盼，孤鴻和影一雙飛。」深婉得風人之旨。前後《遼陽紀事》各十首，或鞭撻貪生怕死的懦夫：「代帥今非馬服君，愁看虜騎陣如雲。前軍失利身先退，蹙踏萬人肢體分。」此首寫馬林臨陣先逃，士馬相踏。或頌揚為國捐軀的驍勇：「江北江南士氣雄，嫖姚年少在軍中。重圍已

陷猶酣戰，集矢還開五石弓。」此首爲南京領兵都司姚國輔戰死。這兩組詩，可視作詩史，且開明末愛國志士陳子龍《遠事雜詩》八首之先聲。克續爲神宗、光宗、熹宗三朝重臣，似不必與詩人爭一席之地，但他《雅善聲律》^⑩，集中不乏聲律圓融可誦之作，可惜集子流布不廣，致使雍正、乾隆間閩人鄭方坤編《全閩詩話》，嘉慶、道光間閩人梁章鉅編《東南嶠外詩話》、專錄明代閩人詩，都未能爲其立目，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。

楊景辰序其集云：「觀其奏疏，通達如賈洛陽，而精於理過之，馴正如董江都，而鍊於事過之，其陸宣公流亞乎！辭賦翩翩有屈、宋風。古詩通選，近體入唐，皆以溫柔敦厚爲鵠。序、記清新，碑、銘典則，志、傳、狀、誄，詳該曲盡。以及若贊、若跋、若試錄書牘，琅琅皆金石聲，殆庶幾軼昌黎、盧陵諸君子，而上與龍門氏匹。」雖不免過譽，但亦可參考。如奏疏，兼有西漢賈誼、董仲舒及唐陸贄之風，所言極是。不過，也應該指出，黃克續的文章，喜用災异比附人事，似也受董仲舒天人感應的影響。

注：

一九九六年九月於福建師大古籍整理研究所

①黃克續生卒年史無明文。乾隆《泉州府志》卷四十三本傳云卒年八十六。《數馬集》卷九《改任辭疏》（萬曆四十七年七月改戍政題）云：「臣年已七十有一。」據此逆推，生於嘉靖二十八年（一五四九），而道光《晉江縣志》卷七十五引《溫陵舊事》：克續十二月二十七日生日，則已入公曆一五五〇年。卒時八十六，則在崇禎七年（一六三四）。

②《數馬集》卷二十四《壽榮封人驛騎張會江八十序》。

③《數馬集》卷二十四《壽沁水王玉源殿下五十序》「彊梧大淵獻之歲，不佞以夾鳩郎奉使三晉。」彊梧大淵獻之歲，即丁亥年（萬曆十五年）。又據卷十八《濬王殿下寄詩至留都賦上應教有序》「丙戌歲使至上黨」，丙戌，萬曆十四年。

④據《數馬集》卷二十《四川甲午武舉齒錄序》。

⑤《數馬集》卷四十三《東黃與參方伯》。

⑥《數馬集》卷三十三《報李及泉總河》。

⑦《數馬集》卷三十五《答王柱明東駕》。

⑧《數馬集》卷六《舉劾散賑有司官員疏》。

⑨「練」疑為「諫」之誤。

⑩道光《晉江縣志》卷七十五雜志引黃景昉《宦夢錄》。黃景昉，字孔昭，晉江人，克續好友。